

范伯子先生全集

范伯子先生全集

范伯子文集卷第七

通州范當世无錯

秦昌五詩序

往余初至冀州而州牧吳公讌余曰居此樂也指而謂余曰是州判張君善藏金石文字是吏目秦昌五善爲歌詩因與之還往信然蓋吳公取其署之征徭所入而三分之俾各享千餘金故皆得以無事而坐嘯焉昌五本姓姜而後於秦江南舊族也故其人有清才而尤愛樂人士吳公每試得州之奇雋子弟則舉以屬之吾昌五誠慕之而從九未入需次於州者若年少而才堪讀書吳公則舉以屬之昌五曰此以煩君教勿相撓也常用此爲笑樂昌五之弟問桐亦問學於余時與李剛已劉乃展

其齋而讀昌五時來觀之若津津乎有味於此也如是四年余
南歸省親吳公亦棄官而教授矣及吾再晤吳公於天津則知
昌五已死問桐已復姜姓登賢書及至去年而問桐與剛已成
進士並來謁余於天津猶言其兄之歿於舟次甚慘及是余來
江寧問桐來告以之官安慶謀刻其兄之遺詩且言吾兄不幸
居末秩而年又不永所成就止於此此賴先生與吳公傳矣嗟
乎問桐汝以吾與吳公爲愈於昌五者耶彼固一時之樂耳今
胡可以再得今之世猶能以教授爲生而吾與吳公皆已岌岌
不能自保況乃至於年歲之後衰老力盡自顧百無一長有求
爲人役而不可得是其哀來安旣哉則吾未見昌五之不壽爲
可悲成就之不多爲可惜也姑行子之意而已光緒二十一年

十一月

祭張封翁潤之先生文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旣望范當世乃得過弔其友張叔儼季直而補奠於其尊父潤之先生之靈曰繄賤子之得交於叔季於今二十有五年始登堂而拜父在今上之初元公迎門而撫笑旋釋事而來言若深幸吾親之有子而亦因之來往乎寒門遂交推而互贊期百歲之相存人之擾擾於世內變化不可以勝原有失於此而彼遇有北轍而南其轅嗟兩家之兄弟逐風塵而累遷旣酸鹹之互異亦升沈之各天屬於津沽乎小住遭叔氏之南旋忽違公以十稔度慈心而泫然用附書而陳狀異世俗之寒暄謂公無幾言而問及我懼叔氏之無以對焉茲非謬

託於親愛實亦公言之未諉計及冬而歸省得拜公於果園何圖未及歸而公以卒曾不爲我稍延昔金蔡人之沒也余不憚百里而星奔恨公喪之獨否屬有故而羞陳殆昔勤而今惰豈今疏而昔親自問百不如賢子矣猶庶幾乎斯言之能誠惟公神之可格藉薄奠以輸情尙饗

瑞第侯方伯夫人六十壽序

代

光緒二十二年正月之吉四方旣無事江寧繁庶之地歲物有登民氣康樂於是方伯瑞公治寧旣七載夫人長於方伯二歲屆六十壽辰僚案上下百執事之人咸以適當暇時躋堂進酒以勞苦方伯而卽以爲夫人壽某某亦屬吏也不可無辭或曰方伯務盡其臣子之分不爲奇績異行以表襮於人夫人以柔

嘉淑善之則順承其家而亦無所宣著於外者子何以爲辭乎
某曰不然自古以迄於今自一人一家以迄於瀛海九州殊方
異族綜其所以能自強而膺多福者豈有他哉恆行而已矣恆
行也者平實中正專務於其職業而弗遷者也今人不知平實
之可貴務張其材智氣陵諸公以爲無出已右及試以事而成
者少矣其又甚者則益厭薄前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以爲不足
復存而別求所謂經世之術老成人惡之惡之誠是也乃其憂
深思遠而亦無益於國家何也則以其少壯之所習類非當官
之所需而其所固守而不移者亦或非今時之所急也故某嘗
建一論以爲滿洲士大夫之出仕其材力精神不甚銷耗於帖
括繁重之業其俗尙風氣樸愿勤懇亦至今猶有存焉者夫其

學於官者誠久則其於吏事將不期精而自精其爲人不以論說聞譽相高則吾知其無曠厥職矣茲雖不必盡人而能然苟爲瑰然傑出之人蓋未有不如此者非阿好也吾觀方伯自束髮已爲內閣中書爲刑部掌印郎中爲總理衙門章京蓋服官京曹二十年始出爲外官以至於今又二十年矣其爲寧紹台道也至十年之久去而西人慕愛之取忠信篤敬四字繡額以頌之夫忠信篤敬者聖人之言而在今則迂生之談也其或不以爲迂而聞爲是說則亦自謂其能如此耳非必出於蠻貊之口也而方伯乃確然得之於西人則吾所謂平實中正專壹弗遷之恆行豈不信有明徵者與豈非高才攘臂而不可得而亦老成人所撫心未逮者與大者如此其他可知故吾於方伯之

政績不復一一陳之也自古世家大臣勳望福澤與國家之元氣相因依而滿洲人才之盛衰其關係於本朝者尤大今天下當多事之後大夫君子時不免爲過計之言然吾觀方伯爲善之氣如日之方中其所抱澤而僅得施者蓋亦什不四五焉然則自茲以往外膺疆寄內參密勿其爲福於天下胡可殫量卽夫人之在貴而弗驕居高而善抑寢昌寢熾以大其家者又安有旣極哉某竊以方伯與夫人之膺福受祉於以見我國家氣運之隆而因述滿洲士大夫過人之風以爲吾儕服官者勸焉金陵劉園九老讌集圖序

余以乙未冬薄游金陵而王欣甫招余飲其上坐者爲清河李蔭唐談論最豪飲亦最多貌若六十許人年旣七十有四矣坐

與主人相接而爲欣甫之姻亞者海寧許醴泉其貌亦若五六
十歲人年亦七十有一余竊怪此兩君之善養而李君因盛夸
其嘗爲九老之會於劉氏之園有圖有詩將乞余以爲序明日
許君果挾其圖若詩以來方知其餘七人者爲銅陵曹耕之蕪
湖濮詠高長沙閻星槎桐城朱蔭棠全椒吳雲章錢塘章衡三
懷遠宋召棠皆年七十餘或且八十而詢於欣甫則知此九人
皆頗嘗以材能自異或爲州縣爲賓客而無寒凍饑困之事幸
生太平無事之日而處山水名勝之地羣萃而舉一觴和歌以
相娛如孺稚然誠哉其有以爲樂也顧猶自疑其名位不顯未
能如前世諸公所爲遂欲得余之文以道其所樂夫人之爲樂
則豈必資乎名位者哉古之言樂者莫善於鄒子矣曰父母俱

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樂也此貧賤樂道之君子所以得自壯也而榮啟期之徒徜徉自恣其爲樂也亦有三曰吾得爲人一樂也吾得爲男二樂也吾得九十焉三樂也是亦古之知道者流於鄒子所云猶邈然不足關其意又何名位之足云乎然則幸當太平之餘日而悠然得保其生理以遊以遊以娛嬉而終老此諸君子之所旣足宜無待於區區而以余感慨身世之餘若舟之放乎中流而未知所屆對皤皤之諸老恨生晚而長吁乃益信啟期之難得而興嗟於孟氏之爲儒也於是乎書

題蘇子瞻手書阿房宮賦後

客有蘊藏富識別多頗自樹於文字閒者因與之言宋人之遺

迹笑謂余曰茲事之難也以裴伯謙之明敏而蔽於阿房宮之
贗本彼豈蘇氏意耶余聞而大怪之念吾伯謙何至是而客非
無據而云然也既從觀此本然後喟然歎曰嗟乎是宜然譬吾
一生則亦多狀矣卒能遺外形骸并不必由吾道而觀之獨取
必於吾心神之間望而知其然否此豈能得之人人者乎他人
之書意吾不敢知若蘇氏則吾類也吾以知客之未能明此而
伯謙之守此不厭也伯謙亦吾類也

題包慎伯手定小倦遊閣文集後

余師友間多稱述包慎翁者然余但好其書未觀其文乃耆莊
秉瀚以小倦遊閣文稿三冊及敘目一冊相示且欲得余稍稍
論記而觀焉余既讀之累晨夕略得其概大氏余所歎願者亦

且四五而不盡然者亦其所從入之途異不足以爲病也後生之於先輩則豈可妄論者哉秉瀚謂此四冊者自一二稿出鈔胥之外餘皆先生自書此大不然余觀此三冊繕正之稿蓋略仿先生之書意亦且有兩手之不同往往得其旁改一二處則優劣相萬也以告秉瀚秉瀚乃固執而不移夫此相萬之理人其見至易明也而秉瀚顧謬執之若是豈非如錢獻之傳魏默深所言之理亦人人盡知之而慎翁獨怒而不信者乎夫慎翁之所以一旦自蔽若此者未必非輕毀方劉之故而遂有所往而不反也吾故曰後生之於先輩不可以妄論者也

題茗柯文集手寫本

皋文先生之爲古文也不知後世有所謂陽湖派也法桐城劉

氏之所爲而已則亦不知桐城姚氏有類纂之行乎天下也方其始也致力於文事由辭賦而通於姚氏有台焉姚氏之意以謂自高唐神女至於蘇氏之赤壁皆一物也此則非先生之所及知故其爲七十家賦鈔至六朝而止矣嗟乎此先生之文所以猶未極其至也歟然其限於此也亦年爲之也是四編三冊者皆先生手寫定之稿其自文質論以下十八首爲一冊蓋集外之文觀之可以得其去取之雅意先生之猶子仲遠先生爲莊君心嘉之外舅莊君之子秉瀚持視余並以前籤爲先生自題相詡耀云

謝節婦傳

謝節婦霍邱裴氏國學生以守城勞詔許祠祀諱正心之子而

前知通州裴公大中之女弟也道光二十九年年二十歸同里
謝世岐咸豐七年霍邱陷於寇霍邱父老先寇警則令其子若
婦挈幼稚走避而身自居守故世岐夫婦從諸裴出在外及世
岐之父母陷婦則亟欲死以殉曰世亂吾何之吾從親地下耳
是時方有子女四人固不令得死旣免於難而子女四人皆病
歿其兄憐之挈其夫婦居河南之信陽州頗以家所遺餘財設
賈商城之南食親戚僅免者令世岐主之明年寇走商城世岐
出不意抗賊亦死節婦方有身不令得聞然是時寇常飄忽數
百里閒人不能自保節婦一日謂其兄曰鳳山其已耶吾夢與
之見而有所聞四面逐之而不我卽也設辭寬譬之乃已鳳山
世岐字也已而生女其兄益憐之矢於神曰吾妹聞也吾以吾

三子後之比二年不聞猶日製衣履寄鳳山客中積之盈笥一日鮑氏嫗望見兒襦曰兒免孝耶節婦愕而止之曰是已曷不語我狀眾皆悔之以其不甚也亦遂語之節婦乃大慟幾絕兄爲道其意不得已撫其第三子景祐爲後景祐者亦竟不育世岐之從姊妹適羅者有壯子矣節婦曰是亦與謝有連也請以爲子節婦爲人性烈更多難遇事專決如男子尤惡不善親郇畏之光緒二十四年節婦年六十九矣其兄子知番禹縣景福以告通州范當世

范當世曰節婦父兄君子也吾聞其姊適李曰李烈婦者後節婦喪夫之兩年殉於潁上之難及今與節婦並稱焉善以類從信哉吾獨悲夫景祐死於義無所居要爲不沒其性其伯仲言

之有餘慟焉命難全也夫手足烝烝再世悼心可喟也哉

李烈婦墓表

嗚呼咸豐十一年潁上之陷於賊也殉難者惟李烈婦一人自
喪亂以來未之有也然雖李氏之人皆曰是難也可以死可以
無死烈婦縱非死而不安孰從而矜異之哉此其所以積三十
餘年而世猶莫得而傳也吾聞是時守城者苗練陷城者張洛
行之黨也苗沛霖方以是時圍巡撫於壽州而潁上賊渠陶姓
者故役屬於李烈婦家去爲擒者也官賊之不分也豺虎之不
可羣也而烈婦乃正命於斯時可謂毅然決然不惑於流俗者
也烈婦霍邱裴氏吾爲謝節婦傳既定其世矣烈婦行在謝節
婦之次咸豐十一年烈婦年二十二矣以是年四月嫁爲李孝